

李洪志

二零一零年紐約法會講法

二零一零年九月五日，曼哈頓



## 二零一零年紐約法會講法

李洪志

二零一零年九月五日，曼哈頓

（全場起立長時間熱烈鼓掌）

大家好！（眾大法弟子：師父好！熱烈鼓掌）大家辛苦了！（眾弟子：師父辛苦！）這是難得的一次大型盛會了。這次來的學員也比較多，我聽說兩個會場學員都滿了。一轉眼十年過去了，無論怎麼迫害，也不過就是把大法弟子鍛煉成熟了。大法弟子經過了這場邪惡、嚴酷的所謂考驗，走過來了。無論迫害多麼邪惡，你們還是在講真相、救眾生、證實法，對自己做的事情非常的明確。大法弟子沒有參與常人的政治，我們對政權不感興趣，這只是一群修煉的人。但是迫害者為了迫害法輪功、迫害修「真善忍」的這群善良民眾，不惜毀掉人類的道德，宣揚假、惡、暴、色情那些人類社會最壞的東西來對抗法輪功。也就是說，雖然我們對政治不感興趣，我們不要人手中的權力，只須有一個能夠修煉的環境、有一個信仰大

法的自由，就足矣了，但是迫害者也不是完全沒有理智迫害，它非常清楚這群人要做好人。中共邪黨政權是不叫人做好人的，從它建政那天開始就是流氓起家，一路上都是用謊言、用假的來欺騙民眾，用暴力來專政，是這樣建立起來的政權。一路上都是靠不斷造假與暴力鎮壓過來的，幾乎每一件宣傳與打壓都是假的。它的政績是假的，它宣傳的英雄人物是假的，它打擊的壞人是假的，它宣傳的敵對勢力是假的，它樹立的英雄人物是假的，冠冕堂皇的外表也是假的。世人，特別是中國人，越來越看清它的面目了。

那麼也就是說，在迫害法輪功期間，它為了迫害這群人、能夠使法輪功被打倒，它就縱容那些邪惡的東西、不良的行為對抗「真善忍」這普世的價值，造成社會上這些不好的東西大肆泛濫、越來越不可收拾。這些不好的東西一成氣候，反過來也危及了它自己的政權，現在它想收拾也收拾不了了。也就是說，它迫害法輪功把自己迫害倒了，現在就在這過程的最後。我當初就說過這話，最後這邪黨不光彩的結局不是被人打倒，是做惡的報應、自食其果。大法弟子從你們這來講，自己也要非常清楚、非常明確自己在做甚麼。一路走過來，我從來沒有改變過你們修煉人的原則，所以咱們有些學員可不要糊塗、不要用人心想入非非。

謝謝大家，就講這麼多。（眾弟子熱烈鼓掌）

師父不想多講了。談問題的時候師父的語氣硬了一點，但是總想叫大家能認識到吧。語氣雖然重一點，但是我想大家畢竟不是剛剛走入大法那麼樣淺白了吧，所以說重一點有些可能幫助你們解決實際問題有好處。當然有很多問題可能大家還沒有提到，那麼多人也不太容易遞上那麼多條子來，以後有機會師父再講。就說這麼多吧。（眾弟子熱烈鼓掌）

今天說這麼多，不知道大家領會的怎麼樣。很多事情也不一定說的那麼圓容。參加大法弟子交流會中的有很多修煉不錯的，大家更切合實際的去看看別人怎麼修的，自己怎麼樣能夠找出差距來，能夠通過這次大會促使自己能夠提高，把它作為一個動力。咱們的法會不能白開，大家知道，這麼多大法弟子從世界各地趕到這裏，機票錢就是上千萬。我們沒有這麼大的資金可以隨意的這麼浪費，我們必須得在這次法會中有所收穫。大家切切實實的在修煉上下下功夫，別流於表面，不要人心那麼多。在師父的眼裏，你們的一思一念哪，你們的一個舉動啊，我都能看出你是一個甚麼樣的心。是最不喜歡那個只會說、不去做的，我也不喜歡那些狡猾的。我喜歡那些純樸的、腳踏實地的。也希望大家在這麼多年的修煉中，從正的方面增長智慧，不要在處世上、為人上收穫太多。

整個三界的構成、創世的當初，都是為了最後這件事情。在人類這表現是一群好人在救度世人、帶動社會向好的方面轉化，在挽救這個世界、挽救人類。可是在宇宙中是正法，牽扯無量無計的眾生、巨大的宇宙、無量的天體，那麼和人類的這點利益呀、政治啊，那點小的東西是不可比的。但是大法弟子到常人中來做這件事情，只有靠大法來明辨是非。一入紅塵就到了迷中了，所以誰也看不清真相，只能本著這部法來指導大家如何做。那麼這些年的實踐也證明了大法弟子學法好的就不迷失方向，無論這個社會怎麼複雜、表現的情況怎麼千變萬化，各種人心、各種人的想法、各種能牽動人執著的與誘惑、一切表象的東西都在干擾著修煉人，但是如果真的能夠遵照這部法去修，你就不會在這些假相中被迷惑。

大法弟子嘛，這些年來我們走過的路，真得冷靜的回頭瞅一瞅。很多事情看上去是無序的，可是實際上都是有序的，為正法留下的最後歷史一步一步的為你們而延伸。我記的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之前也是在這裏開了一次大的法會，當時來的學員很多，大家現在不又都來了嗎？邪惡越來越被世人看清楚。大法弟子到底是怎麼回事、法輪功到底是怎麼回事，也會被世人越來越看清楚。誰正誰邪、誰好誰壞，那些莫須有的罪名、那些誹謗，都會被世人看

清。邪惡流氓政權為了打倒誰就給誰製造罪名，這是它的一貫手法，現在正在一個個被揭露出來。中共歷次搞的運動都在使用這種同樣的流氓手法，先給被迫害者造一頓謠、媒體齊上批一頓，挑動民眾情緒，綁架民眾參與此事，然後把他打倒，這就是所謂的「群眾運動」。這一次不靈了。是啊，宇宙正法，宇宙眾神都在關注著，眾多的佛道神也在參與，能叫一些惡人一時說了算？只不過是利用這個狂妄的邪黨來考驗大法弟子、在生死面前去大法弟子的執著心，從而使大法弟子圓滿而已，把那些不能當大法弟子的篩出去，也不過就是這麼一個過程。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很難看清怎麼回事，那誰在這個迷中、誰在這過程中誰才知道難。我剛才說的話就是告訴大家，大法弟子了不起，在迫害中你們走過來了，但是有些人不要迷失了方向，要清楚自己是幹啥的。

再一個我想說一說，就是我們大法弟子在這麼多年被迫害中，不斷的在揭露著迫害、叫世人看到迫害中栽贓陷害的謊言，這實質上是在挽救世人，因為真正被迫害的不是大法弟子而是世人。我早就說過這話，大法弟子只不過是在這種巨大的壓力、真實的生與死的考驗中走向圓滿的過程。歷次對正教的迫害不都是這手法嗎？我過去講過，我說人類總是不記著正

樣的，所以不要小看了你們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看上去都像常人的事情一樣，無足輕重，可是在另外空間裏卻起著巨大的變化。

就是因為在迷中，不讓你們看到真相，你們看不到自己做過的事的神聖，你們有人的一面，很難樹立起那正念，因此你們興奮不起來，還得在艱難中做好，能夠走過來才了不起。如果誰都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偉大、了不起，誰都去做。誰都看見神活生生的在你面前，他甚麼都不要了，豁出來了神怎麼說就怎麼做，誰都會這麼做，這沒有威德，這不是修煉，迷也破了，甚麼也不算了。就是在那迷的環境中，看不到真相，看你還能不能修、能不能走到最後、能不能修成。一個地上的人要成神就那麼難，一個地上的人上天就那麼難。

歷史上雖然很多人在修煉，其實從來沒有人修成的。我過去給你們講過，那都是副元神，真正的主元神還在世間輪迴著。就包括釋迦牟尼的人體本身，老子、耶穌的本身，都在大法弟子中。歷史上積攢的威德足以使他們圓滿，其他大法弟子也是一樣，足以使你們圓滿，所以我經常說你們的圓滿不是問題，救度眾生這個重大使命才是最大的問題。能不能完成這個使命才是關鍵，成就自己不是目的地，過去已經樹立了那個威德，你才配當大法弟子。

救眾生的事情就得你們做，不但要做，大家一定要做好。不是給師父做。說是救度眾生，也不全是為他們做，是為你們自己而做。因為你救度的那些眾生，包括你講真相的那些人，很可能那些生命將來都是你巨大宇宙中的某一部份的眾生。你在圓滿你自己，你在成就你自己，你沒有這些你也當不了那個王，你也完成不了你的使命，你也樹立不了那麼偉大的威德，就是這麼一個關係，所以你們必須得做好。不要再停留在互相總是爭論來爭論去的狀態中，腳踏實地的、踏踏實實的、像個大法弟子一樣的完成好自己該做的事。無論做任何一個項目、任何一件事情，不做你就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好，有始有終。不然的話在歷史上怎麼給你記載你浪費的這些時間？哪一件事沒做成，那一件事就是失敗。不是說這件事情非得按照你的想法做，成功了你才能樹立威德，是你在配合本身怎麼動的念，配合做事中怎麼做的，這才是修煉的過程。工作中念很正、不忘自己是修煉人，不忘自己的使命和責任，完成自己該完成的部份，那就是你樹立威德的過程，那就是你修煉的過程，那就是你大法弟子在完成你歷史使命的過程。很多事情就是大法弟子配合完成的，有很多事情是大法弟子獨立完成的。你們碰到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很可能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歷史上安排好就是那面的教訓，老是記著負面的教訓。大法弟子無論怎麼苦都在救世人，各個項目中大家也都是在做這件事情。為了能夠有效的救度眾生和揭露邪惡的迫害，大法弟子建立了很多講真相的項目、救人的項目。有大大一點的，有小一點的，有媒體，也有突破網絡封鎖的，也有在各個環境中、各個社會階層中以各種形式證實法的、救度眾生的，大家做的都了不起。為了能夠有效的充分的發揮更好的作用，這都是大法弟子自發的組織起來的，建立了一些很有效的救人項目。在這啊，師父肯定大家，只要師父沒有說你做的不好或者沒有必要，那麼你就去做，把它做好。只要能救人，你就去做，不用師父一個一個的給你們肯定。

過去的修煉人，大家知道，是以個人圓滿為主要目地的。大法開傳歷史上這麼大一件事情的出現能是小事嗎？宇宙的法拿出來傳給人，那能是一般的人修煉嗎？釋迦牟尼在世傳的是羅漢法，大乘佛教是釋迦牟尼不在世以後搞出來的、嚴格的說是變異的，也就是說，那只能修成羅漢。可是大法弟子都是天上下來助師正法的王，是宇宙要正法才有了根基這麼大的大法弟子的根本原因。要被救度的世上眾生也不簡單，一般的生命也不配宇宙的大法與大法弟子救度。現在的世人多數是天上的生命下世做人，背後連繫著龐大的生命群。那麼這麼大

一件事情，這就不是一般修行人能做得了的，修煉的果位也不是一般修行人可及的。這件事不是過去人們所知道的那麼簡單。

我講過，過去宗教也好、各種信仰也好，還有各種修煉方式，它只是在人類奠定修煉與對各種神認識的文化。如果沒有這些人、這些覺者們來奠定這個文化，現在人不懂得甚麼叫修煉、天上有神、甚麼樣的神。有佛、有道，也有人們知道的耶穌、耶和華這樣的神，當然還有許許多多的各種神，他們奠定了人類認識神的文化，使人在歷史的過程中充份認識了神是甚麼樣的、神是甚麼樣的表現、甚麼是修煉、修煉都有哪些形式、怎麼樣才能修煉。奠定了這個文化之後，我今天傳法就容易多了，我不用再講甚麼是神、甚麼是修煉，怎樣能達到神的境界。很多很多最表面的東西我都不用講了。也就是說人們都懂了、知道了，這文化已經奠定過了，這就是歷史上那些覺者下世真正的目的地。而今天不是了。今天的大法弟子趕上了宇宙正法，也就是到了不管是誰說的，預言也好，或者是有能力的人們知道的一些現象、了解的一些情況也好，就是到了這一步了，大法弟子就是在做最後這一步的事情。

每個大法弟子都了不起，他們來的層次都不一般，在人類的歷史上創造了人類的文化。

我說怎麼看的見？他們說人會看到天上的星星解體、天體的變化，人會看到這些事情和你是有聯繫的。這一步一步會來的更近，原來天體沒出現這麼大的變化，現在越來越逼近了，用普通的望遠鏡都可以觀察到天體的變化了。人類形勢也在變化，對大法的認識，也像開了竅似的開始漸漸的發生著，就像冰在溶解一樣在變化。不久的將來，人們真的都會對法輪功與大法弟子刮目相看，事實真相也都會放在人們面前。那個時候人們會看到大法弟子才是救度他們的唯一希望，所以大法弟子必須得做好，你們真的是身負使命，你們真的有這麼大的歷史責任，所以一定要做好。

大家知道，為甚麼從迫害以後進來當大法弟子的很少？就是因為舊勢力已經卡住了，沒有特殊情況下，沒有我特殊需要，都進不來的，因為舊勢力的理是考驗已經走到最後了，最嚴酷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到了迫害的後期，考驗的最險惡的環境已經過去了，安排的壞人很多都死了，沒有那種環境了，再進來的已經很難樹立大法弟子應有的威德了，所以它們就使勁的控制著。大家知道前一段迫害很嚴重的時候人們害怕迫害或對大法不理解，進不來。現在揭露迫害的真相滿天下，環境也寬鬆了，為甚麼還難走進來？就是這個原因。

師父：甚麼藉口都能說的出來。（眾笑）哪個公司是無為而治啊？你說大法弟子辦的公司跟別人不一樣、就能無為而治，我不相信。你没人心了你就是神。你不是人在修嗎？那人在修你没修好的人的部份不還是跟常人一樣嗎？你還有没去掉的心，只是修煉人是好人、境界高，如果你不抵觸管理、没有這些爭強鬥勝的心、互相的不協調，真的都能向內看、向內找，是比常人媒體要好管理，而且效率會非常高。可是現在做不到這一點，就是這些人心搞的，反而效率不高。

弟子：中國大陸、海外各地的大法弟子，海外各講真相項目的大法弟子，紛紛藉此法會之際，向慈悲偉大的師尊問好。

師父：謝謝大家。（鼓掌）剛才很多問候師父的條子我沒念，會務組拿過來的又把很多問候的條子拿掉了。不管怎麼樣吧，師父知道大家的心，師父也非常想念中國大陸的大法弟子和全世界各個地區的大法弟子。（眾弟子鼓掌）正法必成，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了。（眾弟子鼓掌）當我在做這件事情的當初，那些神就告訴我，說你做的事情將來都會看的見。

歷史上許多有名的人都在大法弟子中，不管他是以覺者身份出現的，還是以文化名人或者是歷史名將與民族的王出現，只要歷史上留下他的名字，這個人就了不起。有許許多多看上去也是了不起的事情卻留不下名與事蹟，那就是神不叫留，一般人沒有資格留，因為人類的歷史本身也是為正法與證實法而成就的，留下甚麼文化與人的理念非同小可。人類的真實歷史與目地不是那麼簡單的，大法弟子的修煉與救人這事的本身是與宇宙正法這件事聯繫著的。

大家知道從九九年「七·二零」開始一直到現在，這一步一步我們看到了這個社會的變化、人心的變化，同時也看到人們對大法弟子與中共邪黨的認識與態度。面對當年那種邪惡的形勢，如果大法弟子不去做，沒有人替你們做，因為人都在等著你們救。真正被迫害的不是你們而是世人。人們都看到法輪功被迫害、大法弟子在反迫害，其實反迫害是個表象，救人才是真相，揭露那個邪惡也是為了救人，因為中共邪黨是反神的，也不叫人信神。無神論本身就罪惡滔天。神造了你，你不承認神？那只能被神淘汰。大法弟子在救人的過程中為了更有效的發揮作用，在各個項目中投入的精力也非常大，所以在這一點上我看到了真的是很可喜。那麼也就是說，在這場迫害中，大家都在建立著覺者的威德，迫害者是在大法弟子圓

滿過程中的邪惡表現，真正被迫害的是世人。

世人怎麼被迫害啊？一個個不是活的挺自在的、在道德下滑的社會中活的挺逍遙的嗎？大家知道，地上的人多數是天上來的，而且很多是天上派下來的代表，代表著那一方天體、那一方宇宙的眾生，目地是在最後能得救。能不能得救就看這個人在世上對大法傳出後的表現，因為人的表現也是背後所代表的那個宇宙生命在正法中的體現。人不會像神那樣表現，到了人這個境界中，層次低了，他只能用人的表現形式表現。今天師父在這傳法也不能像神一樣的，只能是用人的語言來講，用人的表現跟你們在一起，所以很多人他看不清楚。人們認為法輪功是在被迫害，其實是世人在被迫害。為甚麼哪？因為他在這場迫害中聽信了邪惡的謊言，對法輪功有了仇恨，可是法輪功是宇宙大法在世上的叫法，大法弟子是在證實法，是救度眾生的法徒，是有重大使命的，也就是說，是神的使者。如果世人心裏裝上了對大法與大法弟子不好的念頭，或者是對「真善忍」這宇宙的根本法理詆毀或不認同，特別是直接參與迫害大法弟子、對大法說了不好的話、做了對大法不好的事情的，就會被神淘汰、銷毀。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再嚴重，他們都是在神的路上，早走和晚走都會圓滿與歸位的，而真

弟子：有的人「三退」是出於面子隨口答應大法弟子，而非出於真正認識邪黨的本質，這種人也被救度了嗎？

師父：人發自內心的一念，這個人就能被救度。有礙於面子隨口講一講的，這種情況要看，敢講就是對大法無惡心，敢退就是對惡黨沒好感。當然嘴說心裏有反對思想的另當別論。神都看的見。其實作為大法弟子來講，一個是你們做事要紮實一點，不要做表面的事，弄的人家不好意思才說的做法不行。但是我知道，絕大多數不是礙於面子。而且從現在的正法形勢和人類的變化上看，變化都很大了。中國大陸的人比中國大陸以外的華人變化的還大，國外的華人反而怕上甚麼領館了，還真被小特務嚇唬住了。國內人都在大張旗鼓的罵中共邪黨也不害怕，在國內中國人被邪黨控制著你怕，身在邪黨控制之外你還怕它，怎麼一點骨氣也沒有？這種人的心理狀態不是奇怪嗎？

弟子：師父最近一直要求大家學習常人的管理和經營經驗。現在管理層也想推行一些管理方法，但有的同修還是不太樂意，並說「無為而治是最高境界」。（眾笑）

弟子：法會和小會不能錄音，可是悉尼的神韻項目學員還是錄音，反覆傳給學員。

師父：我領你們開的會沒指定誰錄音，誰錄了音你就是在做亂法的事。你怎麼能這麼做呢？不是已經早就說過這些事了嗎？誰這樣做了，把私自錄的音象資料交到當地佛學會吧。

弟子：印尼大法弟子配合不好，請師尊指點。

師父：我覺的很多事情還是做的很好，有一些配合不好的，我也想在修煉中你們漸漸的會配合好了。

弟子：請問師尊，做常人新聞天天在污染中，是否每天都要用意念排排污染？能否將污染減到最小？

師父：不用了。你們看到甚麼都是在污染中，只要多學法就行了，加上每天正常的煉功時間，學法時一定要思想集中，真正實修就甚麼問題都解決。

正被迫害的不正是人嗎？

宇宙有無量無計的眾生、數不清的各種神。龐大的宇宙神聖無比，像釋迦牟尼這個層次的神在天上多的數不勝數。釋迦牟尼佛曾經用恆河沙數來形容數量之大，其實地球上所有沙的總數也無法比喻這種境界的神佛數量之多。這還是在一個境界中的對神佛之多的比喻。相比來講，那人算甚麼呀！很微不足道，可是人雖低下，他背後卻引到高層生命，很多世人卻是一方生命的代表。這些事在迷中的人他自己是不知道的，更不知道他真正的自己是誰，但是很多世人他背後卻代表著無量無計的高層眾生。那麼，這麼大的法、這麼了不起的大法弟子來救一個普通的常人？怎麼可能哪？現在這世上多數人是有內在因由的。如果一個人是巨大天體派來的代表，他代表的是一個世界或者是一層宇宙、一層天體，因為天體是一個循環體，眾多的宇宙體系不管多大，它有自己的一個體系，在更高還有它的體系，更高還有它的體系，更高還有它的體系，越高越大，眾生越無量無計，神也越大，生命多的更是無量無計。總體宇宙大的了不得。大法弟子救一個人，可不只是一個人的概念，會使巨大的生命群得救。反過來講，一個人對大法與大法弟子的表現就不是人的簡單表現，當然人的表面不清

醒會成為他與他代表的眾生得救的障礙，所以要講真相。

我剛才講這件事情很大，今天聽法的人很多，大法弟子是沒有問題了，新學員和有一些對法輪功的支持者還有家屬，可能聽不大懂，因為法會嘛，我是講給大法弟子的法，只能這樣講。這就是宇宙的大法為甚麼會在人世上傳的原因。大法弟子救甚麼樣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配大法弟子來救，才配宇宙大法來在這個世上傳，就這麼大一件事情。那麼作為本身來講，人在低層次上背後有龐大的生命群，但是你在地上卻是這個境界、這個層次中的普通人，就是這麼一個關係。你雖然是最底層的，如果對宇宙的法犯了罪，或者你不認同造就宇宙與無量眾生的這部法，你反對他你上哪去啊？人說的死了也有個去處，宇宙中一切都是這部法造就的，你往哪去哪？這宇宙中的絕對的死亡物質都是這法造就的，反對他你去哪？比如在《聖經》中耶和華、耶穌也都講過，說有些迫害聖徒的人，生命將在永罪永刑中，無休止的、包括一直到新造就的宇宙、整個漫長歷史，犯罪者都在無休止的承受罪業中。哇，這很可怕！那可是痛苦的無止境，對宇宙大法犯了罪，那罪業就那麼大。人雖然還只是人，但是人卻是上界眾生的代表。那麼人對大法犯罪的話，他背後所代表的生命群從上到下的天

金山演出，在財務上出現比較大的壓力，我們理解是要優先把舊金山做好，把周邊城市暫時放下。請問師尊這麼理解是否對？

師父：這些具體怎麼做你們自己考慮吧，在哪演師父都不反對，就是不能賠。有的人說我們做主流了，就多用錢打廣告。不是說票的價值高了你的廣告費也得上去，得佔用那麼一大部份，不是那個概念。不要按票的價值和總收入的百分比大手大腳的花錢，就像以往那麼做就行。常人的百分比在我們這不靈。這是救人，神都在做，大法弟子的狀態很主要。主辦演出也是修煉，配合好，接觸人要講真相，眾生在等著救度。

弟子：紐約天國樂團現在有很多樂理知識學習，還要考試，是否耽誤時間？

師父：很多樂理知識要學？不是這樣吧？目前不可能專業化，證實法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明白了就行，也不需要你成為一個專業的天國樂團的成員。大法弟子是身兼多職的。做每件事情的時候，大家都想把它做的好一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定要斟酌輕重，斟酌輕重。

論的十全十美，只要你們去做、在做的過程中把事做好。你說你意見很好，要救一百個人，你不去做就沒有用。能救一個人，誰去做了那就是威德。

弟子：請問師父，在媒體目前需要資金時，是否可向常人做小額募捐，贊助公司的活動？

師父：媒體募捐這是沒有關係的，因為它不是大法弟子或佛學會募捐，也不是修煉上用。修煉大家知道，不需要錢。作為媒體，本來就是一個立足於常人社會的公司。你們辦的媒體，不是大法辦的媒體，這我早就跟你們講了，是大法弟子辦的媒體，立足於常人社會的。大法沒有媒體，大法就是修煉。那既然是常人社會的媒體，和常人社會的公司一樣的形式，那有甚麼問題啊？沒有問題，儘管去做。常人也需要贊助，那你也去搞好了，這個不在問題。不能在學員中搞贊助。

弟子：神韻在舊金山灣區三個城市上演，唯有舊金山出現較大的虧損。下一次巡迴在舊體其中有無可計量的神與各類眾生統統都會被銷毀，因為是宇宙正法。慈悲是在大劫前的表現，正法是嚴格無情的。

我這法不是講給常人的，是給大法弟子講的。大法弟子都知道是怎麼回事。那麼也就是說，真正被迫害的是人、最根本要淘汰的是人，實質上迫害出現的目地一個是考驗大法弟子，一個是淘汰宇宙舊生命，其中包括人。舊勢力根本上是不讓人得救的，因為宇宙中的舊勢力認為宇宙不行了，眾生都不行了，就應該都銷毀；修煉人要嚴酷考驗，大法弟子修不好就淘汰，世人與其他眾生不能留。你們看到很多預言都是這麼講的吧，有的講的萬裏剩一，千裏剩一、一千個剩一個啊，也有講十戶剩一戶啊。不管怎麼講，它們是要大量的銷毀眾生。可是作為大法在世上洪傳和救度眾生的根本目地，是挽救這一切，能夠使救度的眾生得救是根本目地，所以就是儘量的做，儘量的多救。

宇宙的舊勢力參與正法這件事情的本身就是給大法正法當了魔。大家知道，人這甚麼事情都是相生相剋的、一正一反的。人類社會就是這樣。人本身就生存在既有善又有惡的這個環境中，構成人的物質本身就具有善惡兩面的物質因素，所以人發脾氣、無理性、狠、惡、

恨、高興的癡狂，這都是魔性；理性、慈悲、善良，這都是佛性、善性。這個世上有好人、有壞人，有善的、有惡的，天上有佛，佛就是法王嘛，也有魔王。當然都是這麼對應的，一直到很高層次都是對應著，一正一負。一正一負均衡著舊宇宙的一切。宇宙中舊勢力看到大法洪傳，全是善的，它就製造出許多魔來，它就製造出許多魔難。這樣它們本身恰恰給正法當了魔，給宇宙的大法當了魔，就是這麼一個關係。

那麼也就是說，大法弟子這麼多年做的這些事情都是在救人、講真相。別看很多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怎麼嚴重，那都是在神的路上，無論是先走後走都是圓滿。可是作為常人來講，他沒有這機會。為甚麼大法弟子的生命這麼特殊呢？因為是從歷史的很久遠的時候就奠定了這個基礎，一路上大法弟子都是這麼過來的。大法弟子中有當年耶穌的門徒，也有釋迦牟尼的佛弟子，當然還有你們不知道的那些神與神的弟子，但是你不是真正他的弟子，你是大法弟子，要等到今天是目的地。也就是說當時是跟隨著這些個聖者開創過人類的文化，今天又利用著這個文化來救人。

上次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法會以後，很多學員聽說師父要去各個項目中跟大家見面，這一次師父：針對大法弟子美國一個學校就夠用了，不需要辦那麼多針對大法弟子的學校。其實哪，你也可以不叫飛天。都是大法弟子在做，為何不針對社會去做、把常人的子弟招進來對他們講真相，把他們救了，多打開幾個窗口，這樣就不會耗費大法資源。所以我希望各地辦學校你們都要辦成立足於常人社會的學校，更多的接觸常人社會，救度更多的人，不要辦成大法弟子的。

弟子：本地區同修間，就神韻專業化和強調正念的關係，意見一直衝突不斷。可否請師父再一次明確兩者的關係？

師父：不矛盾。是修煉人要專業化，不是常人做大法弟子的事。關鍵是做事的態度，為甚麼而做。討論事情時誰在裏面老是噲噲來噲噲去的，誰在耽誤著做事，誰就有問題。師父不只是說神韻這個問題，其它問題也是這樣。有甚麼可噲噲的？就去做吧，實實在在的去。作為大法弟子看到哪方面沒做好，自己主動把它做好。在會議中討論事情時誰老是在那裏頂牛，以意見不穩妥、考慮不全面為由把事情給頂黃了，誰就有問題。有些事情不需要討

弟子：我有常人朋友對我說，他們來到美國後，在街上遇到向他們講真相的大法弟子，一上來就講「天滅中共」等，他們接受不了，反而有了抵觸情緒，給以後聽真相造成了障礙。我想是否可以改變方式、循序漸進、不簡單行事？

師父：是這樣的。我們大法弟子講真相啊是要注意方式，因為甚麼思想境界的人都有。特別是中國人，被中共邪黨灌輸了黨文化式的思想方式、用詞、人的行為方式，它都在邪黨的那個文化圈子之內了，甚至於有的中國人罵邪黨都是在邪黨裏罵，他不是真的認識了邪黨。所以我說大家要理智的去做，不要只做表面，你想救人就用點心，不要做的太膚淺。

「天滅中共」是修煉人看到的最後結果，你不要把它當作講真相開板就來的話。真的告訴人家是咋回事了，你再講邪黨做惡多端、天要滅它，這都可以。你還沒給人家講真相你就來個「天滅中共」，他還真的是不知道咋回事，認為你在「搞政治」。

弟子：飛天藝術學院在台灣設立分校，有學員認為是針對大法弟子的小孩招生。請問師尊飛天藝術學院在台灣設立分校的目的地是甚麼？

下子就來了很多。（眾笑）各個項目給我傳來了很多請柬，各個大小項目都要找師父去跟他們開個會，（眾笑）所以師父就做不到了。我剛才一番話，實際是告訴大家，你們做的都很好，不需要師父給你們一個一個的去肯定，或者是對每個人肯定。你能夠走到今天，能夠做救度眾生這件事情，你就是在開創自己的路、樹立自己的威德，你也就在完成著你的歷史使命。很多事情都在迷中，即使師父去講，也不會給你講透的（師父笑）。所以跟大家說，都想想我去我還真的是去不了。（眾笑）但是我今天來了也不想辜負大家的心願吧，大家總想跟師父說點啥（弟子鼓掌）。人太多了，你們可以遞條子過來，我給你們解答，但是哪，你們如果是個人問題，或者是與救度眾生、和大法弟子必須做的事情不相關，就別遞條子了，因為太多的條子，每個人一個條子，咱們到明天這個時候也完不了。（眾笑）另外一個會場你們也可以把問題遞過來。

拿過來吧，先拿過來。

弟子：《洪吟二》裏「四大已風化」是甚麼意思？

師父：我可以給你解答，但是我覺的問題與當前救度眾生的這些事情不是有太大關係。地、水、火、風就是釋迦牟尼佛講的四大，在天體的一個境界中宇宙產生的根本原因。我說清楚了啊，在一個境界中的宇宙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四大，但是它不是最後的根本原因。隨著天體在成住壞特性、在漫長歲月中到壞的程度，看上去是在風化解體中。

弟子：韓國大陸大法弟子想念師父。

師父：謝謝大家。這話就不用再寫條子了。我知道大家都想師父，師父也想你們！

（眾弟子熱烈鼓掌）

弟子：北京大法弟子越是最後越是特別特別想念您。

師父：這個我看就不念了，我挑問題念吧。

弟子：北京農大、地質大學、航空航天大學、林業大學……大法弟子問候師父。

師父：有些媒體他不想甚麼事情先把法輪功擺在前面，法輪功大紀元，法輪功新唐人，法輪功甚麼甚麼。有些學員他非得這樣做，你不需要這樣做。其實你不講人家都知道，很多人都知道大紀元是法輪功學員辦的，可是你們知道嗎？所謂有人說不把法輪功擺在前面如何如何，這是邪黨特務在煽動的話。為甚麼老拿著去說？你們想過沒有？倒退幾十年，很多媒體，包括老闆到員工，都是基督徒，沒有誰幹甚麼都先說我們是基督徒，怎麼怎麼的，我們是天主教徒、甚麼時報。（眾笑）他們會這樣做嗎？不怪嗎？怎麼就不覺的怪哪。

當然我不是說這個學員啊。就說我們現在人手有限，既發這個報紙又發那個報紙，同時又要勸「三退」、講真相，這是個問題，我也不能夠說行和不行，你就自己把它做的好一點吧。報紙一般你把它放在超市，你只拿著真相資料去勸「三退」好了，這比較合適。主辦媒體的學員想使大法弟子辦的媒體都立足於社會，成為一個常人社會的正常媒體才好。大法弟子辦媒體，可信度高講真相的力度會大。老是用不適合的辦法做，可能會給人不正規的感覺。報紙本身是站在不同角度上講真相，和直接講真相不是一個角度，所以要把握好。

師父：不太合適。你們要嚴肅的對待大法修煉，不要起那些個標新立異的名詞。我不說出來的詞你們都不要去隨意用在法上，特別是舊有宗教和其它常人的一些個東西，或其它修煉形式也不要隨意拿來就往大法修煉上套用。有些東西還是有信息的、容易被不好的東西鑽空子的。

弟子：師父講要配合協調人，有些學員認為就是按協調人的安排去做、就等著協調人的安排就行了。沒有安排事情去做時，自己不主動找事情去做，救度眾生不主動。

師父：協調人安排的事情是有事需要的時候才安排，他不能每天老給你安排事情。當然，沒有集體活動的時候，大法弟子救度眾生的事情自己要主動去做啊，這些事是不能等著協調人安排的。我只是講了協調人和學員之間的關係。

弟子：我是芝加哥中國城講真相的學員。請問師尊，我們在講真相、勸「三退」時，在點上發大紀元報紙合適嗎？

師父：不問候了啊，因為它需要時間念。謝謝大家。（弟子鼓掌）

弟子：南昌、廣東、湖南、西寧全體大法弟子向偉大的師父問好。

師父：我不念問好了，我先解答問題。我先念問題，解答問題。

弟子：全體泰國學員向師父問好。

師父：還是問好的。謝謝大家。

弟子：四川資陽、成都……（眾笑）

師父：還是問好。

弟子：怎樣才能儘快清除在人中形成的觀念與執著？

師父：（笑）在難中、在解不開的事情當中，總是在想有甚麼辦法。其實就是本著大法

去實修，沒有捷徑。一個人要走向神，說咱們找找竅門，（笑）那能是實實在在修上去的嗎？不行，得實實在在修才能上去。

弟子：上次美國首府法會後，很多大陸弟子認為大陸也應該無條件配合協調人，還把一些以前的站長、輔導員找出來做總協調人，而這些以前的站長、輔導員很多是一直沒有真正走出來的。

師父：過去大陸那些大法弟子煉功點的負責人，其實當時不是因為他們修的好才當負責人的，是因為他們有那個做事的能力和意願才叫他們去做的。修煉人的事得修煉人做。光看做事的能力還不行，還得看這人能不能修煉，這是永遠永遠都不能夠改變的。

我上次講法時，特別加了一句「大陸以外國際上大法弟子」，中國大陸不是這個情況，所以我沒有針對他們講。

弟子：大陸精進的學員忙於講真相救人，沒有足夠的時間學法煉功而遭迫害。而有的學

在有對法輪功迫害的問題，可是我不迴避這個問題，我也不想主動的放在口頭上。別被舊的勢力控制的人帶動。我做事可不像你們那樣容易不穩。

弟子：三大媒體與佛學會的關係到底怎麼擺放？在工作中如何理順？

師父：三大媒體，包括其它項目，你只要是當地的學員，就要和佛學會之間有一個協調關係。如果佛學會有甚麼活動的時候，找你你要去參加，大組學法等許多事情，不忙的情況下你要去參加，但你說我實在太忙，那當然也理解，也沒有問題。作為一個學員來講，你畢竟是當地的學員。媒體是學員自發搞起來的，我也不能叫你非得歸佛學會管，因為佛學會他只管修煉。作為你個人來講，你是個修煉的人，你必然在當地的佛學會的協調之下的。就像我跟你們之間的關係，大法弟子每個人都有一個項目要做，說你就是那個項目的，不用我這個當師父的管了？不是，你還修煉嘛，師父還得管你呀，就是這關係。

弟子：台灣所有學員都把集體學法稱為「讀書會」，是否合適？

那不行。大法弟子啊，需要的時候你就去做，不需要的時候，其它項目忙，你就去做其它項目，就是這麼一個關係。

弟子：天國樂團可否在神韻演出前去那些城市演奏、讓那裏的民眾知道法輪功？

師父：在西方社會不需要。我是把神韻作為一個獨立的、世界一流藝術團體推出來的，千萬不要搞的像市場似的。我不需要你們去打前陣，另外空間的事我一個人就做了。（鼓掌）

當然了，是想讓那裏的民眾知道法輪功，想法是好的，但是不要這樣做。不需要非得告訴人家神韻藝術團是法輪功的，大張旗鼓的去搞那個。我不迴避這種關係，我也不去有意的這樣做。大家知道，倒退三、五十年，在全世界人信仰宗教幾乎是百分之八十以上，甚至有的藝術團的人全團都信仰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從沒聽他到哪演出都先說「我們是基督教來演出」、「我們是天主教來演出了」。有這麼說的嗎？就是被全世界公認為魔鬼的邪黨政權下的演出團也沒有先說自己是其黨的演出，那為甚麼我們就非得說哪？這不是歧視嗎？是，現

員把大量的時間花在學法煉功上，卻很少講真相，這樣的學員很多。這樣的情況，甚麼時候才能救下足夠的人？

師父：就說有的哪講真相不學法，有的哪學法不講真相。（眾笑）這也就是舊勢力迫害大法弟子的藉口。你不真的擺正這件事情，大法救人的事常人做不了，必須得是修煉人，那你就得學法修煉成為修煉人。常人做了也不算，他也没這威德。那修煉人你不去做，你只在學法，為甚麼學法你知道嗎？是成就自己、也要救度眾生。學了法是你自己得法，你光想得、光想得大法的好處？換句話講，大法弟子被迫害，大法都被玷污，你都不站出來說句話，你配去得那個法嗎？就這意思。

弟子：北歐的某些西方學員要求採用一套按日期隨機讀《轉法輪》的方法，……。

師父：沒有這個說法和做法。大家最好能有一個學法的固定時間。統一學法這是我給大家留下來的形式。但是學法要精進嘛，你要經常學，所以你不迷失方向，才能夠走正你的路，才能做好你該做的。不要改變讀法的狀態，就是通讀，不要標新立異、獨出心裁。學法

挑著學、搞個甚麼形式學，我看是用了人心了。

弟子：我們地區有一位神韻協調人因種種原因現在不出來了，比較消沉，師父可否講一講？

師父：我不能給他下結論。（眾笑）只要這件事情沒完，大法弟子就在修煉中，就在過關中，就在看他行和不行中。我不能堵他的路。每個人都在悟，每個人都在修。你看他不出來，他自己難受著哪，也在過關。過關中人人都會這樣。自己怎麼樣把握自己才是關鍵。

弟子：有同修說不相信第一負責人就等於不相信師父，對嗎？

師父：這個事情我還要跟大家從新說一下。我講的是各個項目的主要負責人、或者是一個地區的佛學會的主要負責人，這個很主要。至於說這個項目中以下的、其它地區的、各個部門的負責人，這個還不是那麼主要。但是作為我們大法弟子，師父既然要求你們改變狀態，就應該這樣做、服從管理，就應該聽從指揮，因為各部門做事也是最主要負責人發出的

中能看到快的空間生命的一生、一世，只須一瞬間，甚至可把那個宇宙的過程都看的到，因為它同時都在那了。它都是同時存在的，是時間隔了不同的時空、不同時間環境，可是現在不同了，是因為宇宙要正法，宇宙所有的一切都不行了，全都完了，而過去好的同化從組、不好的都解體了，而全新的一切對於舊的宇宙與生命而言是絕對沒有連繫的，舊宇宙的生命不能成為新宇宙的生命就永遠也不會知道新宇宙是甚麼樣子。也就是說，只要舊宇宙中有你，新宇宙甚麼樣你永遠都不會知道。當今世界上不管多高的神，只要沒正完法的，都不會知道的。除了正法者，其他誰也不配知道，因為宇宙再高的神都在面對正法，都在正法之前被考驗著行和不行、留與不留。特別是低層次中開著修的，比起這些甚麼也不是，人心一起作用就會神神叨叨的，執著心強了就會神魂顛倒，不知自己是咋回事了。

弟子：請問天國樂團在歐洲重要嗎？

師父：只要救人中需要就重要，不需要的時候就不重要。需要天國樂團在救人中發揮作用時就重要，不要偏激的去理解，師父說了天國樂團救人重要，你就天天啥都不幹了練號。

道最大的宇宙最後是甚麼哪？誰知道大法弟子做的這一切的最後哪？誰知道大法弟子那些個修好後的不叫看的那些真實情況哪？就連師父替眾生消業的時候都在難受，我的身體都會被搞的很糟，層次有限的、看不到真實情況的人那時候看到我，是不是也覺的師父很不行哪？可是我在替眾生承受罪業，包括能看又看不到真相的人。

有些人天目開了反而不好修，舊勢力會在天目開的狀態安排難、安排關。尤其被小道干擾著的，覺的自己怎麼樣了。啥也不是，把自己誤在其中不出來，神神叨叨的。而真實的情況修煉的人一定不讓看到，特別是開著修的，就讓你看到給你安排好的那些你應該看到的，就不讓你看到那些你不應該看到的，因為你還在修。你要真不修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我都一再講了，我說真實情況誰也不見的，因為它不像這個舊宇宙還在歷史過程中的情況表現，現在沒有了。大家知道過去歷史中宇宙不管哪個境界出了問題，不行了要淘汰，就會有大劫小劫的，那都是在舊宇宙的過程中的事情，因為建立這個宇宙的時候是從頭到尾同時建立，同時都有了，只是眾生在其中表現，生命在已有的路上從頭走到尾，像劇本都有了、人只是從頭演到尾，只是巨大的天體中有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身在一個慢的空間

指令叫做的。這個關係我再重複一遍啊；我講的是主要的那些個負責人，大項目的負責人，和各佛學會的第一負責人。在這以下的具體不同的部門、在佛學會以下的各個地區的煉功點學法組，這個不是，我指的不是這個，他對整個項目不承擔責任。但是哪，很多地區的負責人，各個項目以下的部門負責人，是因為項目第一負責人叫他那樣做的，也要服從、去做好。真正有嚴重問題你倒是可以正常反映，但是這麼多年形成了一個習慣，老是看不上誰的心很難收，習慣了向外找，這個狀態我要給你們去掉，我要把這個東西給你們去掉，不能再這樣了，這個時間已經過去了。

以前為甚麼不說呢？如果一開始這樣做，就會出現甚麼狀態呢？負責人怎麼說就怎麼做，你們都走不出自己的路，同時那個負責人帶偏了你們也不知道，而且負責人本身沒有關過他也修不了。懂我說的這意思吧？這就是我前幾年為甚麼叫你們這麼做，我不提這個問題。現在負責人在這十年中的魔煉、修煉過程中，他已經過很多關、走出了自己的路，絕大多數都已經認識到了應該怎麼樣去做。現在我們要把這個狀態改變過來。同時把習慣性的有問題向外看、向外找、向負責人看的這種心去掉。以前向外看習慣了老是看負責人不順眼，

到現在還沒順過來，（眾笑）不行，還得順過來。但是作為負責人來講，有的做的真的是很差。很差是很差，但是主流還是好的，所以師父還在觀察。

弟子：有些同修指出，我參與一個媒體的工作，又答應另一媒體的同修做節目，是否是不專心做好一件事？

師父：大法弟子咱們就是身兼多職，說我能夠做好了這個又能把那個做好了，那你就去做。說我完成不了這個，我又承擔了別的，那你哪個也做不好，所以這些事情自己得擺正它。中國東北有一句話叫「熊瞎子劈苞米」。（眾笑）熊瞎子就是熊嘛，它劈苞米怎麼劈呀？掰一穗夾在腋下，再劈一穗還夾在這個腋下，再劈一穗還夾在這個腋下，最後還是一穗。（眾笑）

弟子：最近大陸某地一位很好的同修協調人突然以病業形式離世，很令人痛心。周圍的同修也在反思自己的責任，但還有別的原因嗎？

弟子：當我們接觸到發正念少或過關的同修時，會感覺身體不舒服，有時自己狀態也不好。

師父：有些感覺並不一定是真的。比如說大法弟子修的非常好一個人，可是修的再好他也是人在修，只要這個人還沒有圓滿之前，他都有人身上的東西，都有人身上業力的存在，哪一層都有。恰恰你碰到他在提高過程中、在消業，在消這些東西，那個時候你碰到了，你說哎呀一身涼氣或者有黑氣，這人修的太差了。不是，修煉人消業時是在轉化業力，別人只是感覺那個場而已，對別人沒有甚麼不利，而且消業者是在提高的過程中，可是他恰恰修的很好。

目前有的人能看到一些情況，看到的都是層次非常低的情況，都看不到真相，看不到修煉好的情況，只能看到沒正完法、沒修好的一面。就像我剛才講的，釋迦牟尼看到的宇宙最高形式是四大，地、水、火、風。構成四大的東西是甚麼？地、水、火、風的最根本是甚麼？因為宇宙都不行了、開始敗壞、風化了，可是它卻不是更大宇宙的最根本，這只是一個小小的層次中單一的一個小宇宙體系的根本。宇宙巨大無比，這麼大的體系無計其數，誰知

像。就是你和人接觸的時候就可以講真相，具體情況怎麼樣把握，在工作過程中積累經驗。接觸的人怎樣，就怎麼樣去講吧。

弟子：本地只有兩三個學員，請問在當地考量是否辦神韻的過程中覺的人力非常不足而有顧慮，是不是屬於正念不足？

師父：只有兩三個學員當然是人力不足。不過也事在人為，人多少不屬於正念的問題。但是有的地區就兩個學員，兩千多人的劇場辦了兩場，滿滿的，就這樣的事情這幾年真的是不少。有的情況是看你怎麼去做了。你真的要做，想做那就認認真真去做。也有的人說我人員不足，找常人來幫助做，或者找一個常人公司代理做。不行，做了就失敗了，就賠錢，為甚麼哪？證實法、講真相是大法弟子做的，不是常人做的，他沒有那威德，再大的公司也不行。你不懂，叫他們在業務上出出主意，或者是做一些廣告，這都沒有問題的，你們自己把握主動才行。

師父：經過這麼多的迫害，走過了那麼多的路，大家都知道這些事情為甚麼出現了。問我們其他同修，就明白了。

很多事情舊勢力就是這樣安排的。當然安排這件事的時候學員本身並不一定知道它是舊勢力，那時候師父還沒有提出它是舊勢力。他就這樣聽任安排了、就這樣約訂下了。那時有些就以為是應該這樣做哪，就簽訂了一些甚麼東西，到那個時候這就是它們迫害的把柄。那也有一些其它情況，比如很多人都在看別人怎麼修，大家也跟著學，而不是走自己的路。那舊勢力就會讓他早走，從中看你們的心怎麼動、修還是不修。因為修煉必須得是發自內心的主動去修，你真得能在利益面前、在名情中剝心透骨的傷痛中拿的起來放的下才行。那看著別人行你就行，看著別人不行你就不行了，大家都這樣做，就等於把那個人推向危險，人心就在催著他走。那舊勢力就會抓住理而不讓他活，因為它們認為他影響了一大批的人在看他怎麼做而不實修。這些人到底行不行、能不能修、真修假修？得自己修才能行。它們真的抓住這個把柄，師父也不好辦，因為它們抓住了理了，它們說：你看那一大幫人，哪個是真修的？得叫他走開。所以修煉中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一定要修自己。

當然不只是這兩個情況，有些人長期對病的執著也危險。因為有人說修了大法病就好了、就有了保護傘了，我只要是進到大法弟子中了，我就不會有病了，我甚麼都不怕了。這是多強的人心哪？是真正實修來了嗎？是把大法當作保護傘？即使開始不是這樣想的，也是一個執著。

咱們不是圓滿的時候要修得執著無一漏嗎？在人心上沒有任何漏啊。每一顆人心都不行的，都得去掉，這都能造成一些學員的意外。經過這麼多的魔難，我想很多學員都知道怎麼回事了，這個不多解釋了。這些問題都是你們走過的路了。

弟子：國內的一些大法弟子受迫害後走不出來，但是落後的弟子會拖延正法進程，能否請師父開示？

師父：他拖延不了，因為時間也是不等人的。師父只是一再給機會，中間的過程可以等，但是真正最後的大時間是不能拖的。

搗亂。但是很多事情也不那麼簡單，大法弟子正念十足，或者是我們真的是應該這樣做了，神也在做、也在幫。兩方面原因都有。

弟子：同修之間的間隔是如何形成的？如何消除？

師父：人心互相碰撞，不向內找，都用人心想問題，你看不上他，他看不上他，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間隔，就合不來了，跟常人一樣嘛。用正念去看問題呀，都想自己哪沒做好，真的自己做好了，那對方也會看到變化，他也想自己哪沒做好啊，能這樣就不會出現間隔。消除間隔也是一樣，同修一部法，都是一樣的緣份，有甚麼放不下的向對方真誠交換意見、接受別人指出的不足，那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弟子：請問師父，推廣新唐人、大紀元等媒體，與講法輪功真相之間，怎麼把握比較好？

師父：推廣大紀元、新唐人本身也是在講真相，做媒體推廣中接觸的人就是講真相的對

師父：「當地負責人拿著箱子挨個叫學員去贊助」，誰幹的誰把那錢退回去吧。

弟子：有些學員覺的這方式違反師父有關集資的講法，拒絕給錢，但也有不少學員捐了錢，據說當時就收到了四千多元。但是事後學員都議論很多，難有定論。懇請師父答疑。

師父：我就給你這麼答了，誰收的誰送回去。

弟子：推神韻，悉尼佛學會在全澳的網絡學法會上讓大家出錢為台灣學員來澳洲湊培訓的旅費，是否合適？

師父：這些事啊，師父不做的你們都別做。很多事情啊，你們真得想一想了。

弟子：海外法官做出正義裁決，但卻被邪惡迫害，起到不好的影響，這是否與弟子甚麼心有關係？怎樣才能做的更好？

師父：大法弟子做了該做的，舊勢力看到影響太大、對邪惡的震懾超過了平衡，它就要

弟子：大陸大法弟子在目前的正法進程中怎樣做的更好？他們讓我代他們問候師尊。

師父：救度眾生、講真相，做大法弟子該做的，修好自己。別搞標新立異，別搞那些小道的東西，堂堂正正的做好三件事。謝謝大家了。（鼓掌）

弟子：關於集資的法理，請師尊再明示一下。比如有的海外項目需要做，那麼有的學員出錢，有的出力，這算不算集資？

師父：其實集資這件事情，我主要是針對中國大陸的情況講的。在國外很少見，在台灣有個別人在鑽大法弟子的空子。但是在中國大陸這樣的壞人很多，所以我主要是針對中國大陸情況講的。那麼在其它地區就比較少見。有一些大法弟子是合伙攤點錢搞一個甚麼項目，這個不算集資，沒有向別人伸手去要錢，這都不算的。當然有一些做生意的和經濟情況非常好的大法弟子拿一些錢來支持大法項目，那也與集資是兩回事。這都是主動發自內心做的，又不影響甚麼，他又經濟上比較好，這不算。不搞那個會員制，也不主動伸手管學員到處徵集資金，誰這樣做誰錯。

弟子：最近有的地區學員中病業反映比較突出，有些學員就提出大家一起發正念與造成病業的生命善解。這種對「善解」的理解和做法是否正確？

師父：大法弟子是慈悲的，師父法身也在善解你們的各種善惡緣。想法沒有錯，但要看是否那個情況，還是正念不足無可奈何的做法。

有些人有病了，一修大法好了，真的好了，可是舊勢力為了去你的心、要考驗你行不行的時候，它還讓你在你原來那個病灶的部位上有病痛的感覺，或者是有病的反應，連症狀都一樣，看你相不相信大法。那個時候怎麼辦？人神一念哪。你動的是正念，你說這都是假相、舊勢力干擾，我修了這麼多年大法，不可能出現這個情況。你真的發自內心的一念，馬上甚麼都沒有。可是這不是人說一說就能做的到的，那個堅定的正念發自於你的內在，不是形式，也不是嘴說的。比如有人說，哦，師父教我們這麼說，那我也這麼說。可是你心裏不穩，或者做給師父看，並沒有達到那個境界，真的那一念出來不能撼動它，不能夠擊破舊勢力幹的事，那不行。那是修煉中產生的正念才行。

為了叫大家能夠處理好這些，我不斷的叫大家真正的學法、實修，正念一強真的跟神一名發電子郵件、匿名的人打電話來、寫信來說怎麼怎麼樣？上一個劇場的人說我們也接到了這些東西。這劇場和劇場現在都知道中共這些特務、中領館幹的這些事。

我想其它地區，大法弟子你是做神韻主辦這件事情的，你是不是真下了功夫去做了？尤其歐洲啊，你們年年這麼賠，我在考慮還去不去了。你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你們得認真對待這件事情。耗的人力、物力、財力都很大，那為甚麼你們不把它做好哪？要不就別做了，做其它項目還能做的輕鬆一點。

弟子：神韻演出之後，有更多常人要來學法輪功，我們是否要更多的組織室外煉功和洪法？

師父：有人學的話我們就組織啊，大法弟子咱們不就是要救人嗎？

弟子：我們地區有一次在放映真相電影後，一負責人拿著盛錢的箱子挨個去叫學員贊助。

師父：這麼說吧，舊勢力當然有它的安排，可是大法弟子要是做不好，對你個人就是個修煉問題。一個地區的大法弟子沒做好，這一個地區就會出現人心帶來的麻煩、學員中人心帶來的問題。那要是更多的大法弟子在台灣地區在哪一個問題上沒做好，那就會影響了那個地區的環境。當然我不是說台灣大法弟子沒做好啊，有些事情是舊勢力在干擾，比如當初大法弟子沒有藍綠之分的人心，今天情況會更好。一開始我就在不斷的說這個問題，我就看到了這個問題的後果，可是有些學員還是黨派的人心重於修煉，人心就是難去。

弟子：請師父開示，目前馬來西亞很多大法活動都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擾。是我們修煉有漏、沒協調好，還是其它問題？

師父：有外在原因，中共流氓的干擾，這是肯定的。比如北美地區神韻的演出它就干擾不了了，因為各個劇場互相之間他們自己都通氣了。它干擾，我們學員去講真相。那劇場也會打電話問上一個演出過的劇場，說他們到底演的怎麼樣？節目到底怎麼樣？那上一個劇場告訴他非常好，說甚麼甚麼樣節目。他說那為甚麼中領館的打電話來干涉？為甚麼有的人冒

樣力可劈山，一念就劈山，那你看它舊勢力還敢不敢幹甚麼。正念一上來甚麼都擋不住，所以被干擾最多的、被迫害的最厲害的多數是那些個不太精進的學員，或者是學法不經常的，學法思想在幹別的事的，都會是這樣。而真正那些個修的好的大法弟子真的是干擾不了，一點也干擾不了，而且正念很足，同時在幫助別人，真的是助師正法。

弟子：很多大陸學員把「法輪大法好」的護身符作為講真相的必備物品，見人就發，並不深入講真相。

師父：這當然不對呀，也不知道幹啥的，給你一個吧。（眾笑）他剛剛在勞教所迫害完大法弟子，你給他一個幹啥？你保護他啥？保護他別出問題、接著迫害大法弟子？你得給他講真相，讓他明白了、別幹壞事了，真正的把他救了你再給他個護身符。做到實處，救人不是發傳單哪，給一張是一張。

弟子：大陸學員見到病重的親人或朋友，就叫念「法輪大法好」，並保證說病一定會

好。

師父：從目前大陸情況來講，如果這個人在那個邪惡的環境中真敢念，甚至念出聲來，他就會好。（眾鼓掌）但是，要是在一個寬鬆的環境裏念，不一定好使。為甚麼呢？是因為那裏有邪惡的壓力、你敢於出來說大法好，和美國這個環境中隨便說不一樣，上大街上喊「法輪大法好」，警察也會跟著舉舉手的，（眾笑）沒有壓力。但是如果發自內心的念大法好，那也會起作用。所以效果怎麼樣，那要看用心情況與環境。環境很好、很寬鬆、沒有壓力，那也得看看情況。這是見人心的。

弟子：有人在中國大陸沒煉過法輪功，到國外為搞身份，到我們煉功點學了五套功法，在各種活動場所照了一些照片，撒謊向政府申請難民保護。我們大法弟子有的給家人出證明，這樣做符不合法理的要求？

師父：迫害剛開始的時候大法弟子都議論過這些事情。怎麼辦？我這麼看：他是真的假的，這些事是政府的事，作為大法弟子沒有管這事的行政權力。那他想學、他想煉功，那你

師父：這倒不一定非得神韻去。大紀元、新唐人等媒體辦的好講真相同樣有力度，而且其它項目的力度也很大。大法弟子都能起到應有的作用，我想也是你們做好了。不是神韻去了才算救度眾生的。神韻只是一個項目，因為專業性很強，國際性的這樣一個藝術團體達不到國際藝術水平那是不行的，所以我在把握。

弟子：大陸高層與低層人士對法輪功都有一定了解，但中產階級卻往往迴避和視而不見。應如何針對這部份人？

師父：現在中國大陸的所謂中層絕對不是中國的主流社會，它只不過是個利益階層。當初迫害法輪功之前，真正的中上層主流社會的人一半以上在法輪功裏邊，是邪黨把這個主流社會的人推向了對立面，現在造就了一批腐敗份子當它的社會中堅，所以那個社會才腐敗的挽救不了。當然這些人本身是可以救，關鍵是他們敢不敢聽真相。

弟子：台灣現在的環境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還是舊勢力的安排？

弟子：為了救度非洲的眾生，目前哪個項目最合適？神韻、新唐人、大紀元？

師父：（笑）哪一個成熟了做哪一個。你說咱們辦新唐人成熟了，那你就去辦。沒有條件還不行。大紀元成熟了那就辦大紀元。不在於甚麼項目合適不合適，一是看條件具備了沒有，二是大法弟子切實的為眾生考慮。

弟子：大法資源寶貴，如何讓全體大法弟子珍惜大法資源？

師父：是啊，很多學員哪，你叫他賺錢他不會，可是花錢卻非常順手，（眾笑）多少錢都敢花，花的非常順，不計後果，不考慮這錢是哪來的，也不管你以後怎麼樣，沒有責任心。這樣的做法，神都憤怒的在看著這樣的人。糟蹋大法弟子資源就等於也是在干擾破壞大法。就這麼多資源，你消耗了，真正能救人的卻沒有。

弟子：正法已走到最後，東南亞國家還不能舉辦神韻，心裏很著急。請師尊加持我們不放棄希望。

說你不能教他嗎？也得教他。關鍵是在這過程中大家要跟他講真相，要他明白才是關鍵。

通常大法弟子都很善良，那他照像就照吧、學就學吧。是，在這種情況下，他一旦拿了法輪功政治避難，那麼這個人對法輪功就欠下了一筆帳，從今以後他不能對法輪功做不好的事。如果做了，他馬上就會遭報應，這筆帳他得還，得還到那種程度，從中國能到美國來，是借助法輪功才來的，你得還這麼大份量的債。說不定犯了甚麼法就弄回去了，或者得到相應的其它報應。目前有些律師在辦法輪功學習班，為了幫助申請難民，教人學《轉法輪》。不管他甚麼用意，這律師對法輪功欠大了。但從另一方面講，叫人了解大法也不是壞事。儘管人出國都是為了來賺錢、謀生，利益擺在第一位，但是不管怎麼樣，在這過程中對法輪功肯定是有了解的，所以這些事我們通常都是不太管，因為管不管那是政府的事，不是我們的事，所以大家就是儘量不去結那個惡緣吧。

弟子：請問師父，在推廣神韻的交流中是否應結合心性的提高而不是只談工作？

師父：是啊。大法弟子做甚麼事都正念足一點，才能做的更好。當然也不能說著急辦事

也不管，只管學法，學完法要找的人走了，事還辦不成了，那也不行。甚麼事情你們不能太教條。法是一定要學的，要分場合，要分時間，你們得把它安排好。

弟子：長期形成的思維和性格是舊勢力安排的嗎？對學法形成很大干擾，怎樣徹底擺脫這種干擾？

師父：人的思維、想法，腦子中形成的各種觀念，都是你長期在社會中接觸各種事情過程中形成的，年歲越大積累的越多。中國大陸不好的現象現在是越來越多，你看的也越來越多。人家說中國大陸的孩子跟國外的孩子特別不一樣，大陸出來的孩子甚麼都懂又尖滑。是啊，那個社會甚麼壞事都表現出來了，報紙、媒體、人的行為、說的東西甚麼都沒有底線，小孩腦子灌的不該有的東西就多、就比國外孩子多，他也就成熟的多。

甚麼東西灌進人的思想裏就存在那了。人是有記憶的。說是記憶，這講起來好像都是觀念而已，其實它是實實在在的物質。人講話的時候，對你講一個甚麼道理的時候，或者是要說服你的時候，「呱呱呱」一個勁往你腦袋裏灌，就真的是向你扔東西。有的人很生氣不斷

弟子：由於人手缺乏，不同的項目在競爭、搶有限的人員，而不是更好的配合。

師父：急缺找合適的人一時也找不到，趕緊拉一個人先做起來。我知道這也就是眼下你們遇到的困難。這些矛盾我也在觀察。

弟子：請問師尊，在越南當前的政治下，也要向大陸講真相嗎？

師父：如果大法弟子在一個特殊的政治環境下，你能夠做好身邊的事情，也是可以的。沒有那個環境和條件，就不要硬做。當然我講了，中國大陸的人很多都是不簡單的，因為各個國家歷史上不同時期的王、和上面下來結緣的那些個層次高的都轉生到那去了。你別看現在的中國人都被中共邪黨糟蹋的不像樣子了，人的行為、思維、作派呀，都很不像樣子，但是那個來源確實是不簡單，很可能都是有你們各個民族的王在那裏。這些事情大陸大法弟子也都全力在做，你說你有條件可以做，沒有條件不要緊的，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包括中國大陸各個地區大法弟子，都在做。

量衡量，你才能吸取正面教訓，真的能這樣去做一定會好。大家都這樣做了，我就不信那項目做不好。就是沒有向內看、沒有正面吸取教訓，就是沒有像大法弟子那樣討論問題。

弟子：選擇大法項目時考慮最能發揮自己所學之長、最有利於自己修煉提高的項目，而不是聽各個項目負責人的遊說，算不算錯？因為他們都要有些能力的弟子做全職，而我認為還是做常人工作最能接觸到主流社會有影響力的常人。請師父開示。

師父：「選擇大法項目時考慮能夠發揮自己所學之長」，從救人的實際情況考慮沒問題。你說我是電腦專家，我去拉廣告。當然你說拉廣告我也有這個本事，那也行。就說咱們所學所用的在救人中能起大作用當然好。自己考慮在常人工作中救人能發揮更好的作用那當然沒錯。這些事情都很簡單，決定怎麼做就怎麼做好。有些項目負責人，因為缺人缺的厲害就使勁拉人，管你幹啥的，反正能上我這來就行了。（眾笑）路你們自己走，摔了跟頭我也不說話，真知道自己該怎麼做了就好了。

的反對，就是不斷的在排斥。當然大法弟子對人是有益的，我們講話本著正念，隨著講話吐出來的是蓮花。可是常人在社會中形成的東西沒有甚麼太好的東西，進入人體它就會左右人。人說眼睛看甚麼沒關係，不願看不看了就行了。不是，你看到了就進去了，因為任何東西在另外空間中它都可以分體的，看的時間越長進的越多。看電視、看電腦，反正是不管甚麼東西你看了就進。人腦子裏、身體裏裝這些不好的東西裝多了，你的行為就受它控制。你講話，你的思維方式，你認識事物的態度，都會受其影響。

甚麼樣的環境造就甚麼樣的人，這是絕對的，不但在修煉界，在常人中過去的老人都懂。這些東西在修煉中會逐漸的排除掉。但是你說我今天修煉了，我全部都拿掉，一般情況下是不行的。為甚麼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形成的東西一次很難都去掉，你没那麼大的熱量還達不到化掉它的成度，你得多次才能化掉它。你今天修的好一點化掉一些，明天修的好化掉一些，後天修的好化掉一些，漸漸的你真的能正念十足，那個熱量也大起來了，就把它全都容化了。

為甚麼有人說思想中的壞東西我都去掉了，怎麼又有了哪？而且我每天發正念清除，怎

麼還會反映出來呢？怎麼老也去不掉啊？是啊，你那東西也不是一天進去的，（師父笑）也不是一時形成的呀。就是這麼個關係。說那是不是我叫師父幫助就都給我拿掉了？那你說這不就師父替你修了嗎？那最後也不算你修的呀。不算你修的就是沒修，就是修煉有漏，回天後眾神一看你怎麼修的？很多東西不是自己修的，沒威德，沒吃過這方面的苦，一路都是師父給拿下去的，那天上不收你的。你還有沒還的債不行。欠甚麼還甚麼，這是宇宙的理。師父可以替你償還一部份，可以替你清理思想中應該清理的，但是你自己必須得在修煉中修你該修的那部份、承受你該承受的那一點。對你來講沒有甚麼危險，但是你得認識到甚麼是修煉、怎麼修煉。修煉中有所領悟、有提高，那才是修煉。

弟子：能否請師父講一下「真善忍美展」的重要性？

師父：談重要性，美展和其它項目一樣，都是大法弟子在救人做的一些講真相的項目，就是這樣，和其它項目也都是一樣。

弟子：弟子悟不好，這對新唐人媒體的品牌有影響，還是記者應儘量配合、幫助銷售人員用這種方式接觸潛在客戶？銷售人員是否應儘快提高專業水平、獨立去拉廣告？

師父：新唐人有很多事情真的是得做的好些。你們看看神韻咋做的，不能誰想怎麼樣就怎麼樣的。開會不解決實質問題不行啊。其實這些具體事我根本就不想管，修煉中那是你們要走好的路，可是你做不好真的是會給大法弟子救度眾生造成很大的影響、不好的影響。

弟子：我們做的項目從沒有問過師父，項目正處於關鍵時刻，但是協調人之間意見不能統一、矛盾很大，使項目受阻。

師父：那就按第一負責人的想法辦吧。以前很多事我看都是存在這問題，你們就是這樣跌跌撞撞往前走，摔的一個跟頭接一個跟頭的。但是我希望大家摔跟頭之後要吸取正面教訓，不要老吸取反面教訓。吸取反面教訓就是用人心的想問題，把自己變的狡猾、圓容，那就變壞了。甚麼是壞人，我跟你們講過吧，那狡猾的人是壞人。心地善良、沒那麼複雜的思想，那是好人。要正面想問題，摔了跟頭要從修煉人角度上找原因：我哪做的不對？用法衡

給大法弟子抹黑，帶來不好的影響。所以大家無論做甚麼，真得認真真的。

你們在證實法中走過的路，所有的一切都在歷史上有記載。你們成就的東西，神在給你總結，師父的法身給你總結。精華的東西拿出來就是你的路，就是你的威德，就是你建立那個世界的東西。釋迦牟尼證悟的是甚麼？「戒、定、慧」，大家都知道，這就是他的修煉、包括在人世間四十九年傳法所得。那麼每一個神都有自己的證悟，那是他在宇宙大法中證悟到的，證悟中成就著自己，也在開創他自己的世界。每個大法弟子你自己做的那一切都有神在管，都有神在總結。

弟子：新唐人的總部廣告銷售人員要求記者無償為一些公司拍工商新聞。

師父：無償拍新聞。如果是要搞好關係，或者是有甚麼商業上的互惠，這是可以。如果不是這樣的話，無代價的去做也沒啥意思。通過這件事情去講真相救了人，我也不反對。如果沒有甚麼那為啥做去？修子是這麼提的，我也得這麼解答。

弟子：尊敬的師父，弟子做媒體製作的工作。在具體的設計方面，如電視包裝設計，很多東西都不是傳統的，非常商業化，古代沒有。如果要走一條大法弟子的路，又要符合常人的專業化，如何把握？

師父：常人的工作你就只管去做，這社會的運作就是這個時代的東西。那你說過去古代沒有現代社會的狀態，你要完全做古代的東西它也沒人買呀，（眾笑）它也沒有那個環境啊。現在社會就這樣了，你就正常的去做，不算你的錯。大法弟子不去推動它，多起正面作用就可以了。但是你在任何環境中都能修煉，修的是自己。在利益面前、在好與壞面前、在是非面前、在應該不應該面前，你怎麼擺放自己，你就去實踐、修。書也讀了，法也看了，不斷的在修，不斷的在看法，那在社會中看你怎麼把握好自己了。

現代的學校學的都是這些東西，到工作環境中去做也是這些事情，這沒有關係。這個社會都是這樣的了，只能是你自己盡可能做好。你不工作養家糊口怎麼辦哪？自己生存都是問題了那怎麼辦哪？現在叫大家都穿上古代衣服，從現在開始都做古代人做的那些事去，（眾笑）不是叫大家這樣做。時代是這樣一個時代了，將來人類會恢復到人類的傳統上去，是一

定的，絕對會的，但是現在不行。特別是在救人中，你們必須得符合常人社會狀態去救人，否則的話你救不了人。你來個特殊的，人家看你怪怪的，你講甚麼別人不理解，那怎麼救人哪？

弟子：怎樣才能在主流社會中廣泛推廣神韻、效果更好？

師父：你們在實踐中自己去摸索。每個地區的情況不同，每個民族的情況也不同，有的是共產社會走過來的，有的一直是正常社會，有的是經濟發達地區，也有的是經濟不好地區，每個人群在社會形成的文化觀念也不同，所以各地區大法弟子得你們自己去。神韻演出這件事情我不是要大家非做不可，因為它也是一個救人的項目，可是大法弟子資源是有限的，如果你們要做就一定要把它做好，否則你就別做。我不是叫全世界每一個城市都要演神韻，我是說你真的要做你就一定要做好，否則就別做。

有人覺的，我們今年神韻挺好，沒賠，他高興了，可是神韻賠了。你知道神韻一年得幾百萬的消費，那這錢從哪出啊？大法弟子都知道把神韻請來可以救人、可以做這件事，那你

不為神韻負責也不行啊。神韻為各個地區的大法弟子開創條件、做救度眾生的事，但是你們也得給神韻創造條件哪。要做你們就切切實實的做好，特別是這件事情是師父直接領著神韻在做了，所以你們哪個地區做的怎麼樣，問題會非常快的就反饋到我這來了。

弟子：現在很多大法弟子的孩子都被常人中的東西迷住了，應該怎麼辦？

師父：是啊，這個社會就是大染缸。現在這個社會就是和大法弟子在拉人，甚至於大法弟子的孩子也是在這個環境中，不好的東西在往下拽人。如果孩子不能修煉，或者是沒有好的環境，真的是抵擋不住。可是大法弟子的責任又這麼大，我們不但救度世人，身邊的人也得救啊。

弟子：請師父講一下「希望之聲」和其它媒體項目的關係。

師父：這個沒有甚麼特殊關係，都是大法弟子辦的項目，本著一個共同的目地——救眾生。全力去做，做就把它做好，否則的話就別做。你做不好哪，那個邪惡還看你笑話，還會